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八

前刑科右給事中行人司行人嘉禾嚴從簡輯

侄嚴翼

嚴恪仝校

韃靼

景泰元年正月朔

上皇在虜營為表祝天行禮也先迎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

上皇書至王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

侍侯北賀貞節進冬衣

上謂必能識

太上者始晋得群臣懼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先

是獨石等八城為虜所據邊將皆走還京亦有被

徵入衛者及虜自居庸關出京師解嚴被徵者當

遣還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

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

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

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

門無事而已其如
陵寢何其如
郊社壇址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用邊將
固守宣府居庸爲便
朝廷從之
命昌平侯楊洪至宣府行理障塞　北虜入朔州大
同守將郭登敗之於栲栳山初賊入境登率兵躡
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二
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

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劒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驅軍後繼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百餘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食禄千一百石與世券　登武定侯子興之諸孫也初以舍人從侍郎金開學先夕金夢一綠虎拜

其前怖竄翊日登往拜之衣緑金喜留卒業門下
記誦詞章勝逢掖之流騎射無不精馭軍行師一
祖兵法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文武全才爲本朝
之冠及己巳之變登欲自大同率兵勤王以蠟書
馳奏有曰忠誠切己敢忘報國之忠成敗在天不
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識者壯之及是果有是
捷正統以來爲邊將戰功第一　叛臣喜寧伏誅
寧陰懷二心
上皇深患之時校尉袁彬又被眷倚寧甚忌因誘彬

出營舉刀欲殺之
上皇急捄乃止至是四月彬與
上皇許將遣寧傳命入京講好先使軍士高巖齎導路
密書繫鐵鎚間令至宣府與帥臣爲禽計守備萬
全都指揮江福得書因厚賂鐵且與盟曰功成歸
汝汝第毋泄姑待益兵至乃可爲也隨請於參將
楊俊俊遣騎兵伏野狐嶺關旁鐵迎寧及所隨百
餘騎至福令指揮胡觀孫素率壯士衷甲執饌且
自出關見之因懇寧下馬寧難之福再三懇請乃

下馬福又爲畏懼狀請退兵隊寗揮少却福目忕
士禽之闗內兵鼓譟而出虜騎馳遁併禽數人以
獻也先謀始漸懈
按喜寗之禽士人皆謂出自江福而本兵故牘
率以爲楊俊功葢福會請兵於俊而俊之氣勢
又能掩而有之耳功成俊受上賞不以及福而
福亦不以自明非得事上之忠保身之哲者曷
足以語此
也先遣知樞密院阿剌爲書及叅政完者脫歡齎

番文赴京講和是時韃靼政事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衆虜㒺立外親内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奬則均受及欲和恥屈意而陰使阿剌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議和干讓亦勸答使盡禮可紓邊患耳乃陞都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左侍郎羅綺為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勑書既下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内閣白之遇太監興安被詬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

時
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也先以下見
上皇皆行臣禮每二日供一羊七日供一牛爲御膳
薦女弟侍寢
上皇不納實綺往首至伯顏帖木兒營見
上皇次見也先與議迎復也先許之
李實詩曰萬里窮荒極遠遊風凉露冷正高秋
山川野宿渾忘險飲腹腥羶自解愁駝馬連營
勞餽餉犬羊夾道喜歌謳虜酋悔過重朝貢早

奉鑾輿復帝州

重整衣冠拜上皇偶聞天語甚凄凉腥羶充腹

非天禄草野為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

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寻輦南旋省

建章

實騎還未入關而脫脫不花亦遣使通好邀人偕

往朝廷復議遣使迎駕諸人皆憚往鴻臚寺卿楊

善慨然請行曰此為臣效命之秋也命為左都御

史往報也先聞其至密遣一人若接伴者私來見

善問向日土墓王師何以不戰而潰善語以故且曰汝虜輩而得勝未見其福也因語以嗣君聰明英武納諫如流盡集群策所以勝虜者歷道之其人辭去潛告也先次日善至其營也先問往日拘留使臣尅減馬價之故善曰汝瓦剌使臣進馬前者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我朝各賜織金襲衣爲欲恩享于汝也臨行又加賞宴可謂拘留之者若是乎間有存中國爲奸爲盜懼其歸而得罪故亡去耳豈中國拘留之耶若馬價之減亦自

有說汝前日以書與中國使臣王喜寄送其官誤
投吳良遂進之朝後其官懼冤乃結權臣言所進
馬非正貢故減其價又密語汝使臣曰事出吳良
葢欲汝仇害良也豈謂汝果中其計乎也先曰然
此事果爲小人所搆善曰汝爲大將聽小人之言
忘大明厚恩擄害我中國虐虔我人民上帝好生
汝何好殺恐得罪於天耳今日和好如前早出號
令收回番軍則上天可不發怒降災也也先笑曰
善因問

上皇面時可再登極否善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易也

先曰比堯舜何如荅曰堯禅位於舜今日

上皇傳位於

皇帝古今一道也伯顏請留善更遣人往問須

上皇復位則歸之也先曰向我邀中國大臣來迎会

至而不與迎失信在我不可平章昂克問善汝來

迎駕用何物善曰苟用物來是公等貪利非美名

也若徒手迎回非公等平日有仁義順天道何以

能然是古今好男子他日吾書之史册萬世稱述

矣也先大悅曰爲我好書之次日也先宴

上皇爲餞自弾琵琶妻妾奉酒善侍立於側也先言

於御前請善坐

上皇命之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廢君臣禮也先顧羡

曰中國好禮數明日宴使臣伯顏餞

上皇宴使臣如其兄次日駕行也先率衆酋羅拜而

別伯顏領番兵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令五百

騎送還宫道中昂克因臘田亦追至獻一麞

李文達公曰此事雖由也先累受國恩一念之

善不可遏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於言詞應對不窮聳動觀聽隂折凶頑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遲留要索重利往復再三安得一旦慨然無疑以出 乘輿於不測之境哉若宋屢使奉迎徽欽不得祇見其辱耳嗚呼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按

上皇回鑾固天命有在亦人謀之善也當時茍無于少保折衝禦侮力引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主

戰不主和則送駕之日已先墮虜彀中和而不就始戰戰而不勝則危矣國事已去安望其回鑾也且夫宋二帝之不歸由於祈請之不已漢太公之得返由於分羹之一言譬如仇敵撓大家之質而索之贖大家竟欲弃之待訟而取期於訟之必勝而不期於質之俾還則仇人知留質無益不若不待訟而歸之之爲恩此也先一憭之明也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群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王

文忽厲聲曰黠虜豈識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衆素畏文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

具儀注送内閣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囬京詔諭避位百官迎於安定門

按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死如歸至正統景泰間未五十年也土木之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宰侍郎者豈亦建文末年摧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邪噫此士氣之所以當培植

也

工部尚書石璞來督宣大軍務勅曰鎮守以下悉
聽節制

此文臣總督各邊軍務之始又以都御史鎮守
鴈門偏頭寧武關後用山西巡撫兼之蓋度支
責之戶曹督理歸之巡撫而復以機宜進退付
諸一人所以置諸將之發蹤合兩鎮之機權也

冬十二月楊洪至宣府上言獨石八城俱宜修復
然須責委任事之臣專督其事事下會議禮部尚

書王寧以爲宜且棄置以俟餘日專力求寧懷來
以通宣大必保謙抗踈曰獨石諸城外爲邊境之
藩籬內爲京師之屏蔽不可自委以資仇敵尺寸
進退之機安危治亂之所係也且當干戈擾攘之
時尚宜慎守封疆況于平居無事之際而可自蹙
土地耶
上意大决乃詔都督董斌提督獨石馬營雲州鵰鶚
赤城龍門長安嶺李家庄諸城工役
此所謂口外八城堡也失之于楊俊而復之于

董斌內而肅愍文壯之執議外而楊洪朱謙之圖畫俱不可誣也今八城爲宣府北路雖稱孤縣而所以屏蔽鎮城聲援京國者實重且大矣於戲由是而及開平而大寧固不有深思乎善于少保之言曰尺寸進退之機安危治亂之所繫也

初都督孫安久廢存起之議授方畧令率兵度龍關且戰且守以復八城由是八城完固如初　三年有被虜女子回言在虜營時聞虜議南侵女子

淶水縣人火保謙曰是必也先也去歳也先入冦抵淶水而此女子被虜今言營也先營也乃請命遊擊將軍石彪雷通屯宣大且言事如火急請身至懷來相度方畧

按先輩慎于機宜且身請行軍不恤勞悴如此

京營兵來輸宣府餉十萬石給犒價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叅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僉都李秉請銀二萬兩買牛給貧乏之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議每大口米

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我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
聞
上以秉爲是　城白陽常峪青邊張家口李秉上議曰獨石諸城可以無患白陽青邊諸處内近宣府外通沿河十八村實爲要地宜增築城堡總兵官紀廣堅執以爲非宜詔責讓廣從秉議於是悉城
秉上言尚書石璞總督時揀選鎮兵分爲三撥以

次接戰然分数不明强弱間置欲行再閲付其名實仍爲三撥以備調遣

上從之

按兵莫善于奇正之相生而莫不善于應援之無繼夫鷙鳥之擊也必伏其形蜂蠆之螫也不盡其毒古人因敗以爲功始却而終勝者其機皆在此也是故連營七百里伏終不行百萬壓淮淝一敗塗地何者勢露于悉陳力止于一擊也三撥之說余于是乎有取焉

詔叅政葉盛贊理獨石軍務獨石諸城屢事修復未見安輯盛乃上興革事宜八條行之軍民大便盛復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簡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粮于官凡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亡設煖舖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皆于餘粮取給制度品式纖悉具備由是獨石雖懸遠屹然巨鎮矣

按充是以為開平謀亦何不可是故陽武之見

武人也

罷參守大同西路參將駐平虜城屬以平虜朔州二十堡王城　秋七月謫罪人來寬獨石以保議發罪囚充軍者於獨石諸城逃者覺察之併罪居庸紫荆提督官

此段應在下頁居庸紫荆提督官句之下「[illegible]」之上

工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朝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群臣議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則非宜若止稱太師恐虜酋慚忿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

詔參政葉盛贊理獨石軍務獨石諸城屢事修復

未見安輯盛乃上興革事宜八條行之軍民大便

盛復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簡戍卒不任戰

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粮于官凡立社學以教子弟

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亡設煖鋪以便

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皆于餘粮取給制度品式

纖悉具備由是獨石雖懸遠屹然巨鎮矣

按充是以爲開平謀亦何不可是故陽武之見

武人也

置分守大同西路參將駐平虜城屬以平虜朔州二十堡王城　秋七月詔罪人來實獨石永保邊議發罪囚充軍者於獨石諸城逃者覺察之併罪居

四年北虜也先弑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朝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群臣議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則非宜若止稱太師恐虜酋慚忿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

殺還朝先是參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無廉恥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夫田虜勢雖去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須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寸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後天順中以前在大同對虜言中國已有主謫居甘州革伯爵募罪人輸邊倉粟至宣府赤城又募宣府罪人輸隆慶倉粟至龍門兵部侍郎王偉往宣大稽理餉儲爲以保障所

又按宣府督餉自主事王良之後繼者卒不得人後雖遣重臣亦不能爲邉人信服如良至是衆議舉盛來督軍餉盛來而鎮始鎮也

置分守大同西路叅将駐平虜城屬以平虜朔州二坪三城　秋七月謫罪人來實獨石少保謙議發罪囚充軍者於獨石諸城逃者覺察之併罪居庸紫荊提督官　募罪人來宣大輸粟雜犯死罪二十石三流徒三年十六石餘遞減有差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承平

日久人心驕逸官無廉耻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後天順中以前在大同對虜言中屬已有主謫居甘州華伯爵募罪人輸通倉粟至宣府赤城又募宣府罪人輸隆慶倉粟至龍門

兵部侍郎王偉往宣大稽軍餉偉為少保謙所知

以御史遷兵部職方司郎中一時奏牘多所草定謙引使佐巳至是擢侍郎出視軍餉偹察訪夷情審度形勢咨其方畧付謙所託時議重之　冬十月北虜入貢以保謙曰今次入貢既由甘肅大同復由宣府獨石而來則是各處道塗俱有虜通伺門窺隙可慮為甚請行邊將飭備

按嘗反覆景泰之事而知必保公之烈也止議以排紛虛巳以應變審問以謹微三者定而國勢尊虜情得　中興之基固矣夫禍莫大於主

出國危自金人以和愚宋數百年來賢智俛首無能自奮己巳之變公獨排和主兵罷遷置守劾失律以警人心倡死節以伸大義故當時中官邊將一言及和則抗章論之乞正刑書外爲有君之辭內寓不和之間是故正議一申而義徒之氣凛然也及夫乘輿旣反虜使來廷納馬奏章一切不拒雖邉塵之警日奏于耳而緇幣錫予聊不少靳豈不以兵交使存臨機用間彼狡黠之紛紛固不足弛我之備守是故虛己以

待而虜之情僞昭然也乃若察虜口之言衆也

先之的下因分貢之跡處窺伺之有謀公豈一

日而忘懐哉論者謂公志切于圖存而心僻于

返蹕勇奮於接戰而智短于紆謀可謂以形似

論也

叛賊小田伏誅田邉人降虜也先信用之視喜寧

侍郎儞既至邉受少保謝寃計圖之至是田隨虜

入貢儞親至陽和城紿之因其行獨後伏勇士于

道執斬之紿曰彼思其親亡去虜不疑邉擾大息

五年置協守宣府副總兵官分守宣府北路參
將初諸將列銜不一佩印者稱總兵官亦有稱副
總兵者北路初稱鎮守景泰間稱提督至是始定
宣府自鎮守總兵官外置副總兵一員統奇兵稱
協守北路置參將一員稱分守駐獨石屬以口外
八城堡北路後增屬滴水崖青泉鎮安鎮寧金家
庄牧馬諸堡置分守宣大布政司歲差山西布政
司參議各一員分守後專除 詔鴈門偏寧三關
省休戍卒正統末邊塞多事鴈門戍至萬九千人

皆報武衛氏及大康民壯長役不休時以爲苦鎮守都御史朱鑑請分番不許至是虜寇稍寧以保謙乃上啓宜聽其便從之虜雖和謙慮其未革心益爲安內攘外之策永樂以來安置降胡於河間東昌境內生聚蕃息驕縱莫馴正統初吏部主事李賢建議比留五胡欲　國家銷此積久難除之患不從及也先入關果有欲乘機騷動者謙因南征苗寇舉其有位號者以隨事平遂奏留其地都督楊俊議奏悉調撥內外軍馬出塞征虜謙謂如

此則京師各邊一切空虛若犬羊聞之以重兵迎截我軍牽制分兵從間道剽掠所在城池何以禦之進退之間兩有所礙此豈全勝之道上疏阻其議

三年也先遣人來獻捷初也先強盛欲爲可汗輒又翊孛普化普化正室也先姊也有子不得爲太子而以他妻子爲太子也先諫之不從顧攻也先也先不得已與戰敗之普化率十餘騎遁去也先盡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獻良馬二匹奏捷命以其使賜鈔幣十月也先遣人來朝貢馬請命使

往來

上曰正統中緣使臣往來搆隙幾危宗祏令聽虜使

朝貢優其賞宴使遂勑邊鎮練兵防虜　宴瓦剌

使臣二千九百四十五人於禮部令人得買瓦剌

使臣馬瓦剌使臣携昔所虜中國男女百餘人至

會同舘詔諭人與賻彩幣二表裏使臣初詐言昔

化并也先令携還中國人已乃匿不發賻緞十二

三　火傳王直請答使瓦剌下兵部議言臣職兵

戎知戰而已若賊渝盟敢為悖逆當肅將天威往

正其罪遣使事不敢預議制曰使勿遣是冬也先
及其諸酋乞黄紫織金九龍紵絲及金酒器藥材
顏料樂器佩刀諸物禮部言龍袍金器非所宜用
但與藥材諸物當是時也先使每至京幾千人出
入驕恣鬭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稍
約束即彎弓持刀奪馬殺人通事都督昌英每好
語阻之不聽輙侮罵　四年勅瓦剌太師曰太師
求荅使朕恐使者交搆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
遣人多一次三千餘人邊將啓請謝總朕念太師

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必遣太師并各頭目差正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銀廂犀帶九級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銀帶一其三千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綵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絹九萬一百二十七衣靴帽萬諭太師知之　也先攻敗普化奔兀良哈依沙不冊沙不冊殺普化也先遂自立爲可汗盡殺故頭目苗裔殺白馬九黑牛五祭天期八月入西番寇我甘涼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

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末書添元
元年中言往元受天命今得元位盡有其國土人
民傳國玉寶宜順天道遣使和好庶兩家共享太
平又致殷勤
太上皇帝
上以書示禮官令會議答書吏科都給事中林聰言也
先不敢輙稱可汗使覘中國若輙從其稱長縱逆
賊仍其故號激怒犬羊乞勑其來使歸語也先以
華夷之分順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國體安遠侯柳

溥言宜仍稱瓦剌太師否且絶其使彼犯我邊塞
即興師致討儀制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
固爲戎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爲皇帝之位號
觀其稱唐太宗爲天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可汗
可見矣向者脫脫不花爲可汗乃其世傳所稱名
猶近正也先弑主僣稱名實大舛今若因而稱之
彼以爲中國
天子亦稱我爲可汗誇示群酋群酋畏服無復携貳
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慚怨益肆侵

擾均爲不可莫若賜勅封爲敬順王或稱爲尾刺

王便

上曰也先雖桀驁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尾刺可

汗

上遂勅文武督兵大臣也先擅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府甘肅來奸計叵測京師備禦不可不嚴爾等其選兵訓練條上長策聽便宜行事并勅沿邊城守戒嚴

先是于謙上議京師三營雖各有總兵號令不同

一遇調遣湊撥兵將不識或至誤事乃于三營馬步官軍選擇十五萬列爲十營團練制虜及此吏部侍郎李賢議請造戰車參預機務侍郎商輅議請發遣外軍各回守邊守關給與原舊田土屯耕皆從之

李賢疏曰臣觀今日軍中有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又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馬火鎗是也近日乃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

之者不得其法耳夫使火鎗者須要先遮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中不然畏其箭來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矣臣覩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鏡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横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粮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箭不能傷人彼若近前則火礮

齊發而奇兵繼出彼若遠避則我勢自張我威益振中國長策莫善於此

商輅疏曰宣大獨石營等處官軍在邊年久屢經戰陣正統十四年因虜賊侵犯漫散逃奔至京或有軍頭帶領而來者久已偷安內地却令各處調發官軍及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戍守此屬既無室家可恃又無田土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為久遠之計難矣若復姑息因循不行發遣則邊境城臣愈見空虛設有賊至將何

備禦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守禦官軍精壯所
在人民皆安業而紫荊倒馬諸關官軍怯弱關
內人民不免驚疑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
紫荊倒馬等處係客兵所在衣食不給略無顧
戀於彼者賊寇若來不過爲逃遁之計而已然
此事屢有言者而本部未即施行其意蓋謂京
師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城精鋭官軍戍守而
京軍脆弱可撥遣至彼守關殊不知方今急務
守邊爲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爲下策何

也盖邊方失守則關隘警急關隘失守則內地人民將望風流移者縱有京師軍馬虜寇在邊亦何所施臣又訪得關外田地極廣惟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其守關守城軍非但無力耕田雖有餘力亦無可耕之田推原其故蓋附近城堡膏腴者先年在京功臣之家奪作莊田已久空閒者彼處鎮守總兵參將等官占爲已業每歲私役軍夫撮借官牛等項耕種獲利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

行之今日守邊之要莫過於此
尾剌使臣進玉石九千九百斤却令自售也先弟
遣人貢馬自是稍出入東西塞上爲寇不復深入
時也先新立恐諸部不從亦欲與中朝通好貢市
往來然數年賞賜虜費不下百萬計

八年邊報比虜欲寇京師時

上不豫前廢正統長子立已子見濟後見濟病故儲
位未定百官問安太監興安曰徒問不能爲社稷
計於是科道奏立東宮不允諸衙門又皆會議學

士商輅主筆請復立茂陵太具閣下召石亨會本

亨曰

上病且休激他益十三日亨召至榻前面受代行郊壇之禮故知疾重也時亨意以復立東宮不若請

太上皇復位會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合謀同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盍圖之徐元玉軏亨等從其言是月十四夜會徐

有貞有貞曰

太上昔日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爾今天下無離

心謀必在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月前已陰達有貞曰必伺獲報乃可啓議軏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覧步乾象亟下拊軏等背曰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已而軏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內兵入內誰不可者軏等首肯之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遂往會軏耳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

統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貞命仍
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
投水竇時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輒行軏顧謂
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
鐵錮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然有開門聲有貞
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
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摧門啓城中黯然無燈
火軏等入見
太上燭出謂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驚懼不能舉有貞等
助挽以前掖
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illegible]行忽天色照朗星月輝
光
上皇顧謂[illegible]貞等卿爲誰各對官名有貞等前導容
邇厲聲 升奉天殿諸臣猶在輦前武士以推擊
有貞
上皇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
上皇升座鍾鼓鳴群臣百官入賀景帝聞鍾鼓聲問

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景帝曰歌歌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爲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

日陞兵部尚書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

誌載錦衣衛指揮盧忠初有南城復辟之言頗

洩又嘗屏人請卜者仝寅筮之寅叱曰是大凶

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

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壞

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武

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
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聞四方正統
間客游大同
上皇旣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
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
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
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
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
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

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
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而子衛千也其
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
寅時在石亭幕下召問休咎寅箴之曰無能為
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
欲奉
上皇南還時率以為詐寅力言于亭曰虜人順天樂
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為夷狄笑乎亭
遂與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觀此則

曆數所歸有開必先誠不可以人力爭也或謂
上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讓非見不及此盖以社稷
爲重若太子居攝則父爲重是不以金注而以
瓦注竟致社稷獲安而
上皇得以復辟者寔權輿於是也然南城之錮已睽
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紾臂之誅而委任權
力之重如干謙者顧獨無一言金牌之禍恐亦
不當獨罪徐有貞也
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時富

被參將石彪奏害逮繫至京
上問李賢曰年富何如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
弊
上曰此必石彪得富不得遂其私耳乃遣官體勘無
實狀富遂致仕尋因與張軏等固請盡罷各邊各
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從之　天順元年戶部
郎中分詣各鎮督餉兼理屯田自是郎中督餉遂
爲定制初有謂王振陷虜中反爲虜用者振族誅
第宅改爲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

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寘亂言者過實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蒐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祀之勅額曰旌忠以僧照勝奉其香火　二年

夏四月復置巡撫都御史

上召大學士李賢諭曰各邊自革巡撫軍官縱肆士卒疲憊朕初即位此皆奉迎之人紛然變更不出朕意今大知其繆鄉與吏部王翺舉才能者用之於是賢翺薦白圭王守等六人偹各邊巡撫　也先荒於酒色又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忌

哈剌欲攻恐不勝乃召哈剌子飲酒熇之哈剌子嘔吐覺走出不能行齧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剌哈剌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倉皇戰敗走從十數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通哈剌半夜又棄此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其爲也先急追及殺之諸部遂分散而孛來廝王子爲雄孛來廝王子又殺其主小王子入寇陝西　孛來近邊打圍石亨欲領兵巡邊取傳國璽李賢曰連年水旱

軍民疲困宜與休息若璽乃秦所造亡國之物實不足爲寶乃罷　三年虜寇延綏命忠國公石亨禦之無功而還以罪伏誅亨生方面體長大鬚髯過腹及膝望之若關羽然其姪彪貌亦雄偉鬚長過臍亨彪常貫飲酒肆有相者曰今當平世造化何生此二人亨襲伯父指揮職善騎射提大刀輪舞如飛虎每從征輙敢當先立奇功封侯彪以宮舍從亨有功陞大同叅將後亨矜奪門功彪恃寵而驕會御史楊瑄劾亨侵佔民田亨疑徐有貞等

賢等排陷訴於
上乃詔下賢與有貞并都御史耿九疇等於獄降謫
有差有貞仍被亨譖其怨謗發金齒爲民由是朝
論不平賢再入閣亨與有力而終啣亨矣久之亨
干預朝政或乞請大頻
上亦厭之賢因發其私言奪門非美名且置
陛下於危道而倖其成邀爲己功耳非爲社稷計也
上以爲然及亨生子三日命之負見
上曰虎兒也佳善撫之朕當與卿結婚姻耳蓋意欲

其子爲附馬且探亨意淺深也亨不知對曰臣兒無福安敢
上笑頷之命賜金鎖繫其項封鎖定侯亨謝罪出
上由是亦疑亨矣既而彪在大同數侵侮其總兵官總兵官因彪嘗欲城威寧海子遂密言彪潛蓄異志而大同邊人適奏保彪爲其鎮總兵官
上遂大怒思爲殛除計矣無何進彪定遠侯召令歸爲親衛亨覺
上疑即令人促彪疾馳入京以觧之會比虜入貢見

彪於朝羅拜稱王左右知又密聞而
上疑遂不可解密詔御史按劾即日拿彪籍其
家而亨亦逮繫錦衣獄死
南大吉論曰亨雖不學性亦直爽亨軒豁而無機
變之巧當
英皇北狩群胡進圍京城時四方震恐中外戒嚴大
將元老束手無策微亨則國家幾殆然則亨此
功雖謂再造社稷可也使其後無迎　駕奪門
之事則威權不赫彪亦何時而驕哉夫何王文

輩希圖富貴頓起異謀遂致亨承內旨率兵迎立功歸臣下威震朝宁讒娼既作謀孽亦隨當是之時謂亨叔姪恃寵驕恣則固有之若曰大逆不軌蓋亦莫須有耳乃闔門就戮以快仇隙之心哀哉敢表之以示公論云

又志稱亨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彥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

軍印比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年虜急延綏命亨禦之童先力贊亨成前謀亨曰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過爲之未晚也童先曰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廝不足幹大事至是亨死其黨童先等皆坐李賢曰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今辨之於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此論與吉大同正相反盖賢固亨之仇也但亨與徐有貞共謀殺于謙等亨亦自淪于禍而有貞竟全其首領且有貞心術奸憸嗜進無厭首倡南遷之議使當時非謙之定見則社稷不知何如也予謂有貞死且有餘辜金齒之行奚足言天道之報哉有貞天才絕世尤善天文地理方伎巳巳之禍前數月瑩惑入南斗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公怒曰直欲作達人婦也

遂行過臨清數驛而土木敗報至矣其後得寵
時常不樂謂所親曰火星甚急候稍退方可自
安未幾竟貶公後居鄉一日語客曰子見天象
乎宦官之禍作矣吾爲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禍
視吾更慘也未旬日而吉祥被誅公初下制獄
引鏡自鑑曰面色灰敗吾是不免乃日拱手默
誦其所奉斗毋呪又數日復就鏡曰吾今知免
矣迨獄且論决而風雷大作承天門災方瞋晦
中或見錦衣堂上有物如豕者七蹲焉蓋斗神

所爲也公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初無間寒暑合門不食豕肉沈處士周必被公賞愛嘗從容請其術公笑曰子欲試之乎顧庭中有犬卧焉因取衣珮一人髪圈加於臂以指旋而左犬若被縶輾轉欲絕又旋而右犬安卧如故矣　又公謫金齒過其寺見老僧治果茗遠迎公訝問僧曰吾寺有石羊有異人至則鳴宋時一鳴有蘇相至昨夕復鳴知爲異人來故迎耳　又石亨西征旋師舟次綏陰河中天暝亨

獨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帶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拯之絕色也女曰妾姓桂名芳華初許同里尹氏家貧父母逼妾改醮不從故捐生耳亨曰汝欲歸乎爲我副室乎女曰願奉箕箒亨納之裁剪烹飪俱妙亨甚嬖幸凡親愛者輒出見于謙時爲尚書至其第亨命之出以誇美於公督促相踵女竟不肯出亨怒欲斬之女走入壁中語曰妾非世人實一古桂以竊日月精華故成人類耳于公社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

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言罷杳然夫丁謙有貞忠邪不同而同爲鬼物所敬豈非爵與德達尊之驗耶漫紀異聞云

虜孛來寇陝西總兵安遠侯柳溥禦之敗績御史劉濬劾溥溥行賄得釋濬謫官已而虜大熾召溥還奪其太傅　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素怯懦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謂虜不過掠牛羊而去李賢曰京師宜出軍於
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
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乆停會兵部奏欲遣
将統京軍赴大同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説可行於是遣都
督顔彪屯紫荆馮宗屯倒馬然虜已有所獲見我
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
恃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
按魏尚廉范一太守耳能以其民起家人田畆

拒匈奴大同自郭登治備以來號為雄鎮騎卒萬二千餘而李文不能一當其銓文可誅也賢能叩榻請兵而不能正李文之罪何哉

寧夏總兵都督張泰破虜於東壩　虜酋孛來寇河西甘凉莊浪等處總兵仇廉敗績虜益猖獗關中震恐遣懷寧伯孫鏜帥師禦之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時太監曹吉祥在正泰間屢出征麾下多達官結以恩惠收為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峻秩吉祥賣官鬻爵瀆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踈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謀爲不軌會馬昂孫鏜有甘凉之命期七月二日早辭朝欽與吉祥約乘是日殺昂鏜因擁兵入宮爲亂吉祥居禁中爲內應幸而都指揮完者禿亮風聞異謀時漏下二鼓詣長安門通鏜等潛報于內直先執吉祥將禁門嚴閉欽不知謀洩乃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斬首碎屍盖杲亦吉祥所恩之人朝廷委任行志嘗緝欽過惡欽最恨故先殺之然

後分布諸惡於各禁門待開擁入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李賢四更時到朝房閙搶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閙呼尋李學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即出至門見甲士数人中一人砍賢一刀適欽至叱退謂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今被逯杲潛毀提杲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賢曰此人生事害人既除之即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挾賢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翱處就紙筆寫成賢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覲

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尋尚書馬昻并翺等觧之
及天明欽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忽孫繼宗孫鏜
襲而圍之暨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
深各率軍逆擊俱被殺死至晚大雨官軍圍欽等
於其家盡誅之賢即上䟽請急宣旨脅從者罔治
以安反側之心是晚吉祥等俱伏誅籍欽等家以
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追封吳瑾梁國公謚忠壯
寇深少保謚莊愍孫繼宗加太保孫鏜進封懷寧
侯馬昻王翺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亢者秃亮為

都督餘將士附賞有差京師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為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竄殆盡三老獲免

按是時有曰萬祺者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衆奇其術授鴻臚序班及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綵幣既而景泰不豫有

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
皇帝在宮奚事他求刻期復辟
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進郎中
曹欽反執王翺李賢時祺在旁欽問之對曰公
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王李獲免
事平
上聞召賜宴勞陞太常卿
陝西管粮通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間供輸困
極請乞罷兵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

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庶爲允當從之　擢巡撫大同都御史韓雍爲兵部右侍郎

上諭李賢曰須得似韓雍者方可代李賢以山東按察使王越對召越至陛見

上曰越丰姿是武臣之英邁者遂用之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團營發事毋孝有文武才所上章疏皆自爲之

成化元年置鴈門兵備道以葉盛爲兵備副使自
天順以來廢鎮守都院山西巡撫兼提督論者以
鴈門隘地恐不專故有是命以山西副使理之盛
首任振廢補偏多所裨益　二年盛後巡撫兩廣
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舉盛堪入内閣或讒於
李賢賢沮其進轉盛巡撫宣府興宣大營田正統
間　詔墾荒田然塞下尚多棄地又軍中有願耕
者苦無耕具于是都御史盛請得五百金買牛千
餘摘戍卒不任戰者課之歲畊收餘粮以爲買馬

賞功之費田既新播歲復屢登所省轉輸甚巨盛復耕畫疆畝自記其畧曰凡墾田七千餘頃歲得米粟七萬四千石有奇又補馬千八百匹修屯堡七百所　禮部言迤北酋奏欲朝廷遣使舊無此例宜令通事中諭來使還語其酋曰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無事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和好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

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
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
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
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每名量
免戶租時得丁壯伍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
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
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
人虜雖欲入誰爲鄉導此寔久安長治之至計

竟無有申明此意者今雖延綏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三年虜大入榆林塞殺孤山守将湯胤績

按胤績信國公孫也徐武公李文達當國曲意承奉徐則以為狂生李頗重其文墨每自言士不脫穎而出何見其才使某獨當邊方一面必有可觀李因薦為叅将守邊人稱為湯一面一日與友人正飲聞虜人牧馬城下遂勒兵出議

友曰擒此胡來歆不意虜兵大至湯兵寡無援
虜直前一箭而斃人遂傳曰湯一箭數月後口
外通州驛天色將暝忽有兵官騶從甚盛來坐
中室令免供具但索紙筆燈燭閉戶而寢明早
驛吏候起寂然無聞開門惟見壁間一詩云手
提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腮胡馬踐來頭
似粉老鵶啄起骨如柴交游有義空揮淚兒姪
無情不舉哀血污遊魂歸不得幽冥空熟望鄉
臺一時哄然人以湯素好俠而死亦有俠焉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希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二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鹻石海子凹凹基紅鹽池白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

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其兼東西七百餘里實廣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黄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按曾銑幾於復套其計盡不出楊琚之說惜乎垂成而殺身也

兵部奏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其邊塞士卒爲官旗侵漁困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豈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時常行邊禁革姦弊詔可

按王鑑斯言眞惻切而有餘悲矣邇來邊方撫按既不巡行邊堡而分巡等官又往往叅謁撫按往返動一二千里歲月幾何尚有日力及此邪今之當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嚴爲之所

也
召大同總兵楊信還京李賢等奏河套與延綏接
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
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
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
於是兵書王復等集議以為大舉搜套必主將得
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
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陜西延寧甘凉宣大鎮巡諸
官亦宜勅令整餚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既召還

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

上允所擬遂召信還　勑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

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　安遠侯教讀戴仲衡

上言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鋭之士

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

功者反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

上功所以士無鬭志惟圖苟取首級往往坐是而

敗乞稽洪武永樂間舊例以當先者爲竒功生擒

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

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命兵部議王復奏擒斬者
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不免有濫報之弊
上是之既而仲衡考滿停俸妻子在京無贍命以訓
導俸給之
按仲衡之論是矣而王復之說亦爲有理然當
先破敵人所共見豈盡無憑要當另作一等不
與首級並論可也
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寧甘凉邊備東自黄
河岸府谷保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

紆二千餘里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
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兵馬屯操反
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策應無及
及西南亢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
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疎闊難以瞭望趁今聲應稍
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煖土開併力興
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
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頂坪大兎鶻堡
移出響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甎營兒寨門堡移出

一務栁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
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
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厓寺子三眼泉栁
樹澗兎劄界名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摘
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
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
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
守瞭北面沿邊一帶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
隨其形勢以為濠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寬

大足以積芻粟容客兵庶幾稠密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遥振軍威從之　舊例迤北入貢必由大同路其宴賞優於他夷至是尾剌太師阿失帖兒木遣使哈三帖木兒等貢銀鼠皮及馬乃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峯口入

上命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不平逼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

上曰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云

剌兩月之間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用詭計以
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宜有以破其詐遂勅孛
剌曰自爾祖脫歡以來朝貢有常時道路有定處
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
何乃不依時月既差兀納阿等糾同卜剌罕衛來
朝未及兩月又遣哈三帖木兒等同朶顏衛不依
故道却從東路來朝二衛朝貢自有常例今糾引
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體爾前人所為每年冬
月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

則事無猜疑朝廷得以專意款待庶幾永享太平之福　總兵楊信等奏虜酋毛里孩近雖北遁然畏逼北強虜復回河套駐劄請更調宣大等處馬隊與臣等原統官軍計有十萬以來春三月初旬會合剋期進兵併力勦絕以除邊患　鎮守開原右監丞韋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鑑代之於是遼東屬衛指揮王綸等請鎮守太監李良保留良因奏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利街亭韓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失遽棄今綸等保留韋

朗乞令帶罪殺賊兵部覆奏謂街亭好水川之敗
以馬謖任福違節制非武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
軍人開徵誤事豈得援以爲比宜勿許内批朗既
爲良等保留仍舊開原守備張鑑田李良處監鎗
俾各用心禦寇　三年置宣府遊擊將軍選鎮兵
精銳者自爲營以遊擊統之前此稱遊擊者所部
多京營兵至是始選鎮兵號前鋒云後復增選一
營曰新遊兵亦置將統之　初設寧武關置守備
巡撫都御史李侃上言寧武北臨雲翔西帶偏保

虜入要衝請設關防守從之後弘治間都御史侯恂復奏置守禦所

以王璽爲偏頭總兵璽甚有威名乃築長城起老營丫角墩接朔州至老牛灣二百四十里號爲二邊　巡撫遼東都御史張岐以挾私生事酷害邊軍爲軍士所奏命給事中鄧山刑部員外郎周廷方往按之

按巡撫之尊被軍士之訐雖其不職自取而體統亦甚褻矣往勘之命不若取回另查庶不啓上下凌遲之漸耳此亦異事故記之

四年陝西固原土韃滿四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尋平滿四者故元平涼萬戶把丹之孫也把丹雄長西陲國初款附居平涼固原餘地俾之耕牧入隸版圖垂百餘年生聚日蕃號滿家營有數千人皆驍雄善騎射歲以縱獵山野為利而滿四其酋豪本名俊及是固原守將纏御失德虜潜蓄異志鳩聚隆德安定內附諸胡種及迫脅鄰土雜居軍民而擄掠其馬驢牛羊財帛不旬月衆至數萬據石城之險客援外虜為應城距故營數十里遂徙為

家伐木結柵城上象生牛葦以爲固四面陡崖深溝惟東西門入道仰躋欹仄騎不可成列近城曰砲架山曰照壁山高千仞由葫蘆凹以登馬四守之引置木石其上俟攻至下施飛擊中人必死四常自語天設金湯先是四徒掘得前代行元帥府事銅印每以是部署帳下群醜火四火能爲腹心馬龔異南斗爲股肱咬哥爲爪牙淸能滿玉爲羽翼勢甚猖獗前巡撫陝玠寗遠伯任禮廣義伯吳琮叅將劉淸發兵三萬薄城屢戰大失利都指揮蔣

泰申澄死之遠近騷然事聞
上勅項忠爲總督太監劉祥爲監督平虜將軍都督
劉玉爲都統副以伏羌伯毛忠等率京師及三邊
馬步精兵八萬有奇七道攻進環石城山谷爲營
陣大小數百戰毛忠都指揮周璽曹澄戰死忠曰
虜烏合之衆利在速鬪不能持久吾將堅陳以待
其斃乃下令深溝高壘不輕與戰是月慧出西方
忠曰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
此乎即以師擣賊水草赭其旁近地賊夜汲者復

設伏擒之由是賊人馬饑渴勢日困而撫寧定襄兩侯伯慮賊與沙漠相通連請遣京軍往助忠兵部尚書程信主其議內閣輔相彭時商輅不可程信忿出危言以爲必失關中廷臣附信咸尤時輅二人執愈力必保無虞忠亦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恃三月餘賊多水俱乏賊將有楊虎貍者驍勇多智四倚爲謀主至是官軍攻急虎貍見勢不可爲夜潛出詣軍門降忠厚加慰勞示以賞格令擒賊首來獻虎貍請誘彼出戰擒之忠許諾遣虎貍

四明日忠伏兵東山口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散凡北走者忠命官軍追戮之械滿四赴京伏誅時賊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於是諸軍悉撤回原鎮人始服彭時之鎮靜能料敵知人也

按項襄毅之困滿韃無愧趙充國之困西羌而彭文憲之主議成功亦不愧於魏相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

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

土達於寧夏甘凉等處種類番息往年虜賊侵擾
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
嘯聚今毛里孩去邉不遠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
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一員奉勅往彼與守
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
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
歆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意毛里孩有可敗者三
距我邉方繞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以客就主一也
馳驅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

也爲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容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矣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畧欲守則飭兵力毋柢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部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恐非萬全之計請勅東北邊臣但戒嚴以備

上是其議

按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不竟自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矣惜哉

陝西總督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水草豐茂内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灞西陸梁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宜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振其要衝從之

五年初孛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與孛來相讐殺而立脫思爲王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

酋始入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敢深入為寇時
遣人貢馬然亦通朶顏諸戎窺邊郡　成化初阿
羅出結乩加思蘭孛羅忽結毛里孩各為黨出入
河套我漢人被虜去及罪人走塞外者又為之鄉
導遂攻堡圍墩深入内郡殺掠人畜乩加思蘭故
居哈密北山至是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满魯都
满魯都僭稱可汗以乩加思蘭為太師住牧河套
延綏寧夏之間騷然於是宣大兵至秋悉赴延綏
策應踰春乃還西援至九年方已後不備紀　置

分守宣府東路叅將東路舊有將官駐懷來城或
稱鎮守且罷置不常至是定置叅將稱分守駐永
寧城屬以隆慶永寧懷來保安保安新城五城堡
後增屬四海冶堡置大同遊擊將軍立營選鋒與
宣府同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為
要害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是以侵犯我邊曾
無虛歲請勑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
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
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為

陝西歲徵稅粮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粮料并銀布折支俸粮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粮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粮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爲派撥秋收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

之　八年勑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
復東勝越言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
諸軍往圖大舉乃命武靖侯趙輔充總兵官總制
各路軍馬搜套未幾輔以疾還搜套亦不復舉又
命戶部侍郎葉盛往視歸奏以為套地不可耕種
且事勢所難遂止　陝西都指揮董繒失機巡撫
馬文升械之至京
上曰繒既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級令
常先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著

為令　刑部主事張嵩上疏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謹陳事宜以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負氣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為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科斷其三曰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土

兵效勇而鄉導可得矣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遇虜入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古之為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為將者每以供饋餉勞人千里之外宜禁絕之　九年虜酋脫脫遣使四十餘人至大同貢馬

十年置分守宣府西路參將舊亦時置將臣稱鎮守至是定置參將駐柴溝堡屬以柴溝萬全左右衛新河新開口懷安洗馬林西陽河張家口九城堡　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上疏言陜西有三邊三

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殘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虜始渡河來犯近邊守將于緣邊立界石創置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望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難於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爲嚮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反在其外請於緣邊一帶墩臺中築墻建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崖或累石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墻於是東起

淸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則爲敵臺營砦連比不絕又於中空築短墻橫一斜二名如輔月狀以爲偵敵避箭之所凡爲堡十二營砦八百有奇墩九十有五兩月而功畢虜過墩下者輒指相顧號爲駱駝城子俊又請即榆林堡置衛取逃丁之當勾者及戍西土者之子孫益兵以實之凡內邊曠地悉令墾爲屯田歲獲數萬石又奏立衛學以教軍中子弟凡軍中器用皆範銅鐵爲之俗初不習藝圃求種教之

植自是疏果與內地等榆林遂爲重鎮士馬精壯雄於諸邊子俊之力也

勅邊軍遇賊如曾率衆對敵有衆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其閉門坐視見賊先退者乃坐失機

按我　朝遣賊所以敢深入無忌者正以損軍之罪重而坐視之罰輕耳今先退之令嚴矣然玩愒成習令後不行所以邊患無已也

兵部侍郎馬文升奏遼東地三面受敵中東西路遇有警報彼此應援切見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

廣寧遼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氷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氷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徑濟彼此勢孤悞事非小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致誤事從之　大同廵撫李敏等奏報大同三路計修墻壕塹墩臺共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九丈　十三年二月虜酋滿都魯乩加思蘭遣使桶哈剌阿忽平章等三千餘人至大同貢馬駝詔許

一千七百人餘省諭還　虜告饑鎮撫官廪之而去　時虜中相猜亂加思蘭女妻滿魯都欲代滿魯都爲可汗恐衆不服又欲殺滿魯都而立斡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斡赤來亂加思蘭匿不與遂相仇殺　十五年滿魯都寇榆林

山西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遇虜拘執冀得免死遂爲嚮道犯邊宜嚴禁防凡守關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煙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從之　十九年鎮守

大同太監汪直奏小王子欲大舉復讎乞將直舊所統達官頭目盧深等兼程赴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等謂大同各邊士馬數及四萬兵亦足用直所請姑勿許宜勅守將合兵禦虜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謹提防且言京師武備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畜銳於閒暇之時方能折衝禦侮於有事之日近來困於差役銳氣消沮恐一旦警急難以調用宜悉停其役詔可　虜寇大同總兵許寧巡撫郭鏜鎮守內官蔡新以失機下獄命錦衣

衛三法司會鞫具奏詔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本當處死姑從輕宥降羽林衛帶俸指揮鎮降瑞洪縣知縣　復命余子俊往宣大等處總督軍務合場宣府巡撫李岳等奏連歲兵荒恐言者仍以修邊爲事未免動衆妨農乞暫停止以待豊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鵬等以爲差官修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詔令余子俊至彼酌量處之　二十年置分守宣府西路叅將順聖川舊爲牧塲其東西城未有官守子俊以其軍匠雜居恐生他變又十九

年虜寇二城罹害甚慘乃請招募新軍千餘設分守南路叅將駐西城屬以東西城蔚州衛廣昌所五城堡　二十一年夏四月築宣大長城起大同至偏頭關界六百里尚書于佟上言臣先巡撫延綏時曾築長城或劃山為墻或立墩挑塹西人至今頼之今宣大地勢平漫過于延綏築城為險尤不可緩欲朝廷不惜小費成此大功使兩鎮之間雄峙足備又曰每城二里須墩一座墩𦿆懸樓以施砲石夫砲石所及不下里餘今以兩墩共擊一

空爲守不難其脩築工筭則一萬人十日可成墩二十爲役亦不爲乆也從之

五月京營兵來助役子俊復言山西荒悍無所須力乞發京營兵助役于是都指揮顧綱率二萬人至子俊分萬三千餘役宣府六千餘役大同　城井坪子俊又言威遠至朔州百七十里寇入兵力不相捄且山西轉運必經之路數爲虜斷宜于適中置所築城以通警急　詔從之子俊乃置井坪所調朔州軍百名爲十百戶而以諸州縣士兵千

人戍之邊塞稱便并坪城而大同之右翼全二
十二年子俊言工役既興必得憲臣二人督理軍
餉稽察奸弊乃命副使毛松齡僉事周寀來宣大
理軍餉此兩鎮有分巡之漸也　始賦墾宣大田
子俊令慶陽府同知鄭智檢校宣大墾田凡二萬
三千七十餘頃請每畝賦糧三升得糧六萬一千
一百石草二萬七千六百束
按是時邊士盡闢而順聖川馬房復罷是故墾
田出而粮額增也於戲塞下粟一石內境數鍾

上也塞田墾則邊儲增邊儲增則轉輸省所關
非細也然塞田薄每畝粮三升則似過重矣乎
戶科都給事中劉昂等劾奏于後取民無度用財
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額徵邊有常供今
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急折運而
京民爲之擾動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爲大臣妄
費邊儲之戒御史朱欽等奏于後於凋弊之餘輒
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要其必成遂致
邊備空虛群情嗟怨疏並入

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粮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

上曰子俊處置乖方費用数多姑置不問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

按延綏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至今榆林孤城懸于羌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

二十三年西番王罕愼來貢言尅剌有克捨太師華捨太師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爲太師華捨弟阿力阿古多兀與阿沙赤相讐殺遂西走據哈密時北虜大抵亦剌爲强小王子次之二種亦復相殘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即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有所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內地未幾滿魯都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屢遣人貢馬

弘治初把禿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顏猛可爲王

虜中以太師官最尊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尾刺酋亦遣人貢馬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輙允下進嘗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尾刺二種聞進威名遣其酋長哈捕察察等以保貢馬三年三貢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猶兒庄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亦時與酒肉華人盜虜馬請斬徇大同宣府河曲

皆無虜患四年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乞禁胡服
胡語　五年毛松齡周宗督理宣府軍餉事竣輒
去至是始議置分巡歲差山西僉事一員號口北
道後專除　六年虜由羊房堡入寇宣府北至龍
王堂總兵莊鑑副總阮興出戰斬七十餘級　十
三年虜火篩本小王子部落强盛跋扈又有脫羅
干之子大節亦雄黠為部衆所服小王子不能制
六月火篩大節分道自大同東西路入西路歷威
遠左衛駐營朔州東路歷天城陽和駐營蔚州城

西煖泉散掠馬邑懷仁應州廣昌副總兵姚信遊擊陳廣李祥擁衆堅壁不敢戰或曰火箭乃虜別種號鴛鴦韃靼詔督平江伯陳銳戶部侍郎許進擊賊亦不敢前虜縱掠數日引去巡按御史趙鑑疏論信廣祥罪詔信等立功自贖　初兵出中貴子弟踵故弊求報效舊例留之帳前爲參謀待陞賞進至大同悉編入行陣中貴子弟皆怨暨班師交譖進在軍中作威無狀語聞於

上進致仕去時論爲之不平進著九邊論甚悉云

十四年虜酋火篩復擁大衆寇榆林命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調集諸軍號十萬分布常州等處戶部侍郎李鐩總餉挽八郡之粟隨軍供給禦之覘虜酋所在潛師河套乃急擣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礮驚遁僅毀其廬帳斬老弱百餘首暉軍歸以南鴻臚卿陳壽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同事者諷壽註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

賞壽曰我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時論賢之時
虜逼塞下中官苗逵力請出兵劉大夏議不可
上曰永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于太宗奈今將士遠有不逮不若且
令各邊料敵戰守
上曰朕幾為人所誤事乃寢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
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納
嬖近求為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
風漸聞于京師

上問劉大夏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為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遣人賄大夏大夏願竭貲取挂印大夏曰麟苟篤忠貞且為國家名將何挂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罷雁門叅將置協守副總兵官行事視鎮守　兵部奏准各邊應禁林木不許軍民砍伐違者發煙障地面充軍武職降級

按國初建節偏頭屏蔽全晉後來罷置議論不

常重虜患則以罷之爲非惜戎費則以置之爲
冗亦彼此殊也夫西北之形勢戰守之便宜有
定形有成筴也胡如是其舛邪故嘗曰薊州遼
東京師之左翼宜大偏頭京師之右翼宜重其
防太原澤潞所以給宣大山東河南所以供遼
薊宜寬其力論者曰偏頭倚大同爲蔽夫丫角
之西牛灣之東偏守自爲邊也大同何得蔽之
晋溪王公曰國家屯兵大同固足爲太原之蔽
然虜自西北馬邑而入則大同路遠不能相援

意亦謂此也

十五年提督都御史史琳言鴈門樓子營去關七十餘里宜儲餉以備客兵請城之詔可之乃城樓子堡詔陞平凉府開城縣為固原州設大臣總制陜西三邊軍務命尚書或侍郎兼憲職領勅書鎮治于此

固原邊論曰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河套虜未熾平鞏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北西黃河一面耳有靖虜衛以陜西巡撫總兵進領此邊與三關事體相同自弘治十

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開城遂為虜衝於是始改州立衛設總制大臣領叅遊等官屯駐屹然一巨鎮矣固原所轄則有黑木鎮戍平虜紅古板井彭陽等城西安州海剌都等營環慶則有走馬川青下山城西水等城堡靖虜蘭州則有乾甜池打剌赤一條城十字川西古城積積灘等堡處處可以通賊弘治十五年兵部議設總制于固原後總兵亦住此城以固靖蘭四衛事隸嘉靖十八年命總制鎮花馬池陝西巡撫總兵移鎮此邊鎮與寧夏為脣齒花馬池一路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衛邊墻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

主人難禦若總制不駐花馬池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衛側旁歲黃河氷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氷馳踔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何者調兵此時爲防虜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緣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在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則每歲凡四閱月而粮芻不爲之預處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盖

欲來商旅納貨所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然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能言之所以體權盡變則存乎其人焉耳固原在寧夏之南實關中要害之地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河西弘治間總制秦紘築內邊墻自饒陽界起至徐斌水三百餘里又自徐武朮起至花兒岔長六百餘里至今二八月修築之為內地重險猶室家之有堂奥也有故則總制運籌于中總兵參遊提兵會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可恃以無憂矣

十七年小王子遣使求貢意甚懇大同鎮撫以聞詔二千人入貢既而不至諜報虜中說欲搶黃裏

謂京城也又云朶顏衛頭目可兒乞繼通和小王子引誘入寇內閣議戶部侍郎顧佐往宣大督理軍務

上御煖閣揹佐名曰力量頗弱恐不了此衆舉左侍郎王儼

上曰儼好須掌印又留佐與儼議事次日內批關仲宇赴宣府詳具兀良哈傳中

按廷臣之才知之必真督軍之任用之必慎故副使李夢陽謂

上晚年益明習天下事是類也夫

十八年秋七月虜由新開口入寇宣府至虜臺嶺副總兵白玉遊擊張雄合參將李稽及大同副總兵黃鎮遊擊穆栄禦之虜縱數千騎嘗我軍玉置營土岡虜望見指笑曰彼自落乾地可立伺其敗也乃合兵圍我軍數重絕汲道止留隘地一隅時總兵張俊別營在外不知其計以兵來援因與玉合營虜復斷隘道于是內外不相聞粮水俱絕命軍營中掘井深十餘丈不得泉遂大困爭飲馬溲咀馬矢至七日天大雨雹賊乃解去士卒死者八

千人馬畜甲仗盡爲虜有　詔楊一清經畧陝西邊務

按此漢虜勝衰之候我國家養兵百年極盛而熸一大變也合宣大之良蔵于一旦至今六十餘年而瘡痍之疾呻吟之聲往往在人耳目邊軍緣此邊巡畏敵無復迎戰矣

正德元年改楊一清爲總制一清奏請修築邊墻自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定邊營西至寧夏横城堡綿亘四百餘里所費纔二三十萬而人民有耕

牧之地官軍省徭戍之煩報可與役剋期而完中官劉瑾憾一清矯詔沮之僅築四十餘里而罷邊人惜之瑾又逮一清下獄李東陽営救得釋歸鎮二十年一清再臨又當軸柄國之不能再舉也初弘治中六年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米種鹽之法令其納銀運司解戶部分送各邊糴米淇淮人天下鹽課獨淮爲盛在淮商人多淇親識欲便之故輕變法自後各邊始有年例銀之送人忘其即種鹽商米折色自各運司轉歸戶部而來者至正德三年戶部奏

送各邊年例銀時中官劉瑾擅政詰之尚書顧佐不能答瑾怒命檢舊例佐阿意曰撿無之瑾大怒謂戶部通同邊方共盜內帑悉追問矯詔停送各邊年例銀并禁鹽商報納粮米邊儲遂大匱之因論 國初如何足餉議者以為國初屯田修故能足餉後屯田為勢家所占故軍食不給耳此論亦但炡分邊急之勢 瑾遂遣御史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等分往各邊丈量屯田侍郎韓福總理之以增畝數完逋租多寡為功罪於是使者詰各邊行督責之

政增屯田數百餘頃悉令出租人心怨憤後瑾敗汝礪自殺肅乃　寧夏鎮將何錦周昂等遂殺都御史安惟學僞立安化王寘鐇邊地大擾寘鐇性素狡悍多不法見瑾擅政常懷不軌之念至是丈田官奪其素業地益不忿因衆亂遂爲之主移檄數瑾惡興師問罪

上聞變命提督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會兵討之都指揮仇鉞先被寘鐇威脅同事及聞天兵將至乃計擒寘鐇及其黨何錦等　八月張永獻俘瑾

不欲一清入朝乃留爲陝西總制永與一清定謀
與宦侍張雄等乘間共訐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
陰謀不軌宜早擒之
上猶豫未决永等曰少遲我輩皆虀粉矣
陛下安所之乎
上乃親至瑾第觀變時漏三皷禁兵排闥入瑾驚起
曰事可疑矣趨出戶遂被執坐以謀反凌遲三日
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悉誅其家屬論寧夏功
封仇鉞爲咸寧伯召一清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

王恭襄公曰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增置城堡以陜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粮銀補其不足然亦依原折銀舊例每銀二錢五分准米一石支與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粮亦暫送銀往補然皆不多未有以萬計者至弘治間戶部分送各邊始有年例銀多至數萬兩其實不過以補商人赴邊上納之米耳然送銀各邊糴米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糴甚艱不如商人報數上納本色

之猶爲得實利也今幷韭罷之邊儲安得不鈌乏乎使當時顧佐于琎問之時答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米故無送銀之例後改銀觧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買米如此則瑾必不怒而反正鹽法邊儲利益矣

寧夏邊論曰寧夏亦朔方地也秦爲上郡河西之地即古夏洲與甘肅東西相連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内地九年設寧夏等五衛于此其地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盖繇此也賀蘭山擁其西北黃河環其東南險固可守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

上上引水可以灌稻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常及河西自虜據套以來河東三百里乃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直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東入靈州等處則花馬池西清水營一路所必經行者至於賀蘭山後虜寇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與興武營靈州一路則又套賊內侵所必由之徑也築墻畫守則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嘗增築更益敵甚

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昔人謀地利有未盡耶今之論者以固原爲堂奥響石溝至花兒岔比之前門花馬池定邊營一路比之外門誚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門則堂奥雖隔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人畜滿野一聞寇至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弘治以前虜住河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于河凍時候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即解散至氷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軍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

套安爲巢穴連迯教誘盡知我内地虛實此豈可以往日例論扒花馬池東河津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使三百里旌旗相望刀斗相聞其有水之處水草大路亦如近日盡建墩堡處依水草爲枯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鐵柱泉有水又東南梁家泉有水又東南甜水紅柳榆樹等泉史巴都篩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奏請築城墩杜泉築堡梁家泉築墻甜水泉史巴都等處

一時水各據守殆盡賊無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凉皆由賀蘭山後取道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瑛周尚文禦虜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於遏絶今皆廢矣或曰赤木黄峽等口舊皆疊石固塞之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重背水陣同也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

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獲寧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已懈弛至正德則一空寨虛獄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發鎮遠關而築邊墩棄地盖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前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至於中衛僻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尋討

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洪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凉靖固中衛俱安枕矣

九年秋七月北虜由膳房堡野孤嶺入掠宣府及蔚州復由順聖東西城以出遊擊将軍張勛倪鎮出戰兵敗死之時復有順聖西城守備龐彪東城守備田倚俱沒于戰虜大入寨陝西總制尚書才寛親督兵禦之都督帘夏總兵曹雄倚其子謐連姻劉瑾不出兵爲援寛敗歿瑾反庇寛匿邊臣奏

論功封雄涇陽伯雄未幾㙼敗雄坐誅 九年整理陝西粮儲戶部侍郎馮清奏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粮草皆改徵折色以銀觧邉

陳建曰輕邉舊法自古所難前此葉尚書既變儲米爲送銀於玆馮侍郎又改粮爲折色作俑之罪烏可逃乎

十一年七月虜由岔道懷來入分兵虜掠東至隆慶永寧西至保安六日而鎮兵始出陣兵部劾奏總兵官潘浩怯懦詔立功自贖 八月宦官張忠

都督劉暉來屯宣府一時軍需至六十餘萬計

按宦官鎮守宣德末事也其出將則正德間事

也一則

宣皇彌留之際一則權奸用事之時可慨也夫

揀閱宣大鎮兵總兵未振以軍中司伍強弱相雜

會撫臣撿閱精壯者爲前營次者爲後營前營出

戰後營爲援自後前營恒統于總兵後營則隸于

鎮守出戰爲援之晝尋失之矣　十二年虜寇洗

馬林守備張杲以五百騎禦之至饅頭山虜四面

合圍杲一矢斃其鐵騎畧陣者虜漸引去　十三年二月須宣大應援節度兵部尚書王瓊建議曰十年虜寇延綏兵調固原分部不明遥制不審以以致失事乞著令行宣府大同延綏三鎮撫鎮各先整飭奇遊兵馬虜不渡河則延綏聽宣大調用虜如渡河則宣大聽延綏調用無得先期以費儲備後騎以失事機從之　江彬蔚州衛指揮也性權譎儀豐偉騎射優長祖父時嘗調閱鎮城因徙家焉正德壬申畿內流賊劉寵訌甚

上詔邊將討之彬從遊擊將軍許泰戰于淮揚身中
三矢不退泰以上聞及凱旋引見 内殿
上迎謂曰若果強勇爾耶朕用若若必無朕負也即
日拜都指揮 〇大同遊擊時近幸獻計言京都軍
不能戰陳宜調宣大軍各三千衛京都而以京都
軍兑数出戍歲春秋兩番行如宣德初班操事例
上深然之彬遂得留京屢召見論戎事輒當意彬掌
宣大遼陝四鎮兵謂之外四家營彬與諸將俱爲
義子賜姓彬寵特甚

上呼曰彬兒進左都督食與聯几寢與聯榻行與聯
鑣差後無一時不在左右也歲丁丑六月
上獵近郊問彬邊計彬指畫山川險易道路直紆狀
甚明審
上曰信若此朕何難擒黠虜耶即下令出師度居庸
歷懷保駐蹕昌府數月大學士楊廷和等疏請回
鑾給事中孫懋疏請除奸惡安宗社皆不省彬又
勸
上建鎮國府于宣鎮謂之外宅及營安樂堂以居侍

從開皇店積貨征商謂之官市

上幸陽和衛城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其夜又

有星隕之異

上驚怪久之天亦明即移駕大同鎮城又明日虜衆

八萬遂圍陽和轉掠應州

上命彬等領諸將往擊虜虜引去閏十二月還京封

彬平虜伯賜誥券焉戊寅四月

大行太后王氏喪山陵甫畢詔出關幸宣府自稱爲

總督天下軍馬威武大元帥國公廷和等再諫不

從十月幸榆林三月有旨南狩時宸濠將起兵江
藩朝臣懼有不虞俱以死諫彬方糾諸將各獻擒
濠策諫者俱被罪譴庚辰正月
上在南京彬統邊兵數萬扈從恃恩跋扈撒很無人
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晉人喬宇爲南京兵
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爲重宇鎮靜每
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肆一日彬遣兵官索
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徐魏公遣人來與宇
謀宇曰守備正以謹非常耳城門鎖鑰孰敢擅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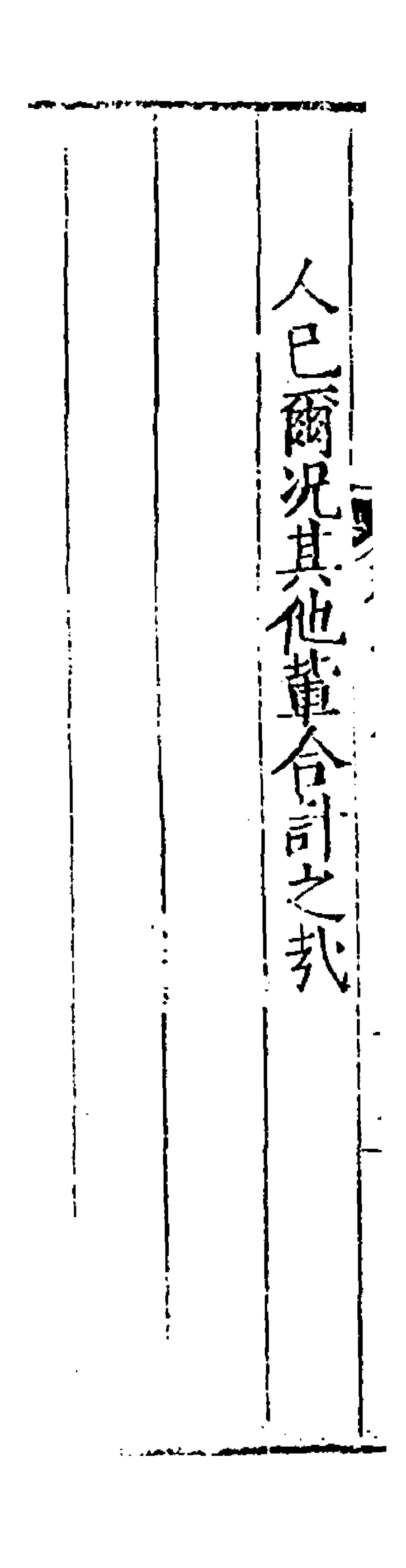
輿乎縱出

天子詔且柰何魏公乃以守言拒之竟寢十月

上自南京班師三月晏駕

皇太后懿旨族誅彬散各邊兵歸鎮

詹氏濤曰昔司馬光以天地生財止有此数不在官則在民然自今日觀之不在官不在民皆在權貴貪黷之家也如正德末年抄沒江彬家産黄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两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两金銀雜首飾一千五百箱此一



人已爾況其他董合司之紥